



□卞文志

中国西部的古城遗址沉淀了厚重的岁月沧桑，它们是一段段历史的标签，更是古代中原王朝与西域文化经贸交流的直接见证。在这其中，交河故城就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座经典城墟。它自创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其宏伟规模、深厚底蕴、奇特的建筑艺术以及重要的文物价值，令人称奇。

交河故城是天山南麓吐鲁番盆地的重要中心城镇，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最早主人是战国后期西域36国之一的车师人。汉代以来，交河扼丝路要道，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代初期，这里是管辖西域的最高机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繁盛时期，交河人口有一万余人，成为东西方物资交换的中转站，多元文化的汇集处。

交河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以西10公里处，犹如耸立的一处高台。故城两头窄、中间宽，形如柳叶，又似扁舟，其建筑特色和风格闻名于世。“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正如《汉书》所载，今天的交河故城位于雅尔乃孜沟两河床之间，百米宽的河道从台地北面分流而下，又在南面合二为一，成为城市的天然屏障。故城台地高出周围河床约30米，刀劈斧削，临高据险，凛然不可侵犯。故城长约1650米，中间最宽处约300米，中有笔直宽阔的中心大街，将城市分为东西两部分。交河故城保留下来的城市形制布局，与唐代长安城相仿；城中随处可见的佛寺佛塔遗址，表现出佛教的盛行；出土的骆驼金饰，勾勒出丝路上往来交通、商旅云集的繁忙图景。正因为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楼兰古城等遗迹的存在，丝绸之路不再是口耳相传的古老传说，这些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的闪亮坐标，串联起了文明交流互鉴的脉络轨迹。

同时，交河故城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生土建筑城市，是一座在大地上直接雕刻出来的城市。与大多数城市不同，整个交河的建筑依自然地势，自上而下掏挖窑洞，开掘街巷，减地为墙。房子是挖出来的，大街深嵌地下六七米，临街厚厚的生土层充当高墙。这种独特的建筑方式，既能抵挡风吹日晒，也便于抵御外界侵袭。

如今立于交河故城高处，映入眼帘的依然是“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的景象。看着那些古老斑驳的建筑遗迹，很难不生发出怀古之情。诗人艾青曾游览过交河故城，在游览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仿佛有驼队穿城而过，人声喧嚷里夹着驼铃，依然是热闹的街市。车如流水马如龙，不，豪华的官阙，已化为一片废墟。千年的悲欢离合，找不到一丝痕迹。”

神秘的雅尔乃孜沟在交河故城北端分流，又在南端合流，经历岁月的洗礼后，交河故城的布局在今天看来仍旧较为清晰。南门是城池主要的进出口，此外还有西门、东门两座门。一条笔直的中央大路，从南门出发，纵贯全城，大路两旁建有高耸的街墙，将城池分成了东西两大部分。纵横交叉的道路系统，将城池中的住宅、官署、仓库、作坊等建筑分成若干小区，令人想到唐长安城的坊巷。中央大路通向北部规模巨大的寺院区、高耸的中央大塔，在历史悠久的大佛寺内，因年代久远，战火骚扰，加之风

沙侵袭，高台之上的壁龛中，佛像已大多不存。细看之下，黄土夯筑而成的房屋，已不见任何砖瓦和木构件，但遗骸仍坚实而顽强地屹立着。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那些深深嵌入地下的大道、封闭的高墙、干涸的水井、迷宫似的深院，写满沧桑的故事。

考古学家1994年在交河故城西北部发现了一座地下寺院，出土了女供养人壁画、写有汉文和回鹘文题记的泥皮、菩萨头像等文物。尤其难得的是女供养人壁画，让我们得以知晓交河故城居民的模样。据考古学家研究，地下寺院的始建年代不早于公元8世纪末，大致在9世纪或稍晚，此后经历了全面改建，大概在13世纪被废弃，逐渐被风积沙土掩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故城宛如一位孤苦伶仃、饱经风霜的老者，愈显苍老与破败，被风沙彻底凝固与尘封，这一废弃便是五百年。

今天的游客如果有充足的想象力，在游览故城时，或许能为这些残破的建筑，构想出一个个具体的场景。在富有联想的想象中，你或许构想出的是官员在此办公的场景，他们手中的毛笔在簿册上记录着各项数据：这里是交河故城的官署区，该区有一座面积约1150平方米的院落，院落中部是一座庭院，南部是一组地坑式窑洞，北部是地上厢房。这座院落就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的官署所在地。也就是在这里，公元640年所设立的安西都护府，逐渐发展成为唐朝控制天山南麓乃至西域广大地区的重要行政、军事、交通、宗教中心。

其实，这座历经千年风霜的故城，曾一度陷入保护与发展困境。1961年，交河故城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一百多位中外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联合开展了历时8年的保护修缮研究项目。尽管如此，由于年久失修、自然环境恶劣、文物保护人员资金紧缺、现代生产生活发展等原因，上世纪90年代交河故城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挡”了回来。按照世界遗产公约，一处历史遗址只有一次申报机会，考虑到交河故城的特殊文化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破格给予交河故城“留评”资格，待其改善后再重新审查。

首次“申遗”失败后，交河故城保护力度不断加强，文物保护状况大幅改善。功夫不负有心人，交河故城独特的城市建造方式、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存，以及沟北、沟西墓地丰富的出土文物，为研究丝绸之路东西文化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珍贵资料。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交河故城作为申报项目的组成部分，成为新疆的世界文化遗产。

在交河故城，随意抓一把泥土，都是沉甸甸的历史；随意捡一块断砖，都凝聚古人的气息；随意抚一缕轻风，都有一种钟磬般的声音深入人心。作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4世纪吐鲁番盆地的重要中心城镇，交河故城较完整地再现了城址与墓地规模、整体格局、城址建筑布局、建筑形象、材料和工艺、墓葬形制、周边环境，真实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吐鲁番盆地中心城镇的格局及墓葬，各类建筑、设施的形制和技术特征，是集诸多文化之大成、极富文化多样性的遗址。

□王吴军

民国时期著名教授、学者刘半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也是白话诗的倡导者，还是著名文学流派“语丝派”的中坚力量，更是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单是这样的成就，已足见刘半农在文化方面的造诣和贡献。同时，刘半农还是一位才华横溢、情趣广泛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不仅精通考古之学，熟谙音乐之艺，擅长书法之韵，还很喜欢摄影，是名副其实的摄影达人。

刘半农18岁在常州府中学堂求学，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1923年秋，刘半农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时，因为经常失眠，就买了一个摄影用的小镜箱，说是随便玩玩，来放松情绪。此后，每当巴黎举办摄影作品展，刘半农都要赶去观赏。在巴黎求学期间，只要看到有关摄影的书籍和报纸，刘半农就会兴致勃勃地购买或翻阅。

巴黎求学结束后，回国的刘半农在1926年参加了北京的摄影艺术团体——光社。光社是由昔日的“艺术写真研究会”演变而来，成立于1923年冬，是由当时北大的摄影爱好者发起组织的我国摄影史上第一个业余摄影艺术组织。

刘半农积极认真地参加光社的各种艺术活动，尤其是在1927年至1929年间，他参加了光社会员的两次摄影作品展览。当时，光社的摄影作品展览在秋天举行，预展就在刘半农家的大厅“含辉堂”举行，文化名人吴郁周、吴辑熙、钱景华、汪孟舒等人都拿出自己得意的摄影作品参展，他们一面悠然品茶，一面发表对参展作品的评论，这时的刘半农常常抽着雪茄仔细审视每一幅摄影作品。

光社摄影作品展览正式开幕是在当时中山公园董事会旁边的大厅，邻着著名茶室“来今雨轩”的露天餐厅。在开幕前几天，刘半农总是全家出动，他携妻带子帮助布置会场。摄影作品展览的正式开幕时间一般在晚上，因为这个时候公园里的游客少了，气氛显得宁静。展览厅内灯火通明，几个孩子在里面为大人递送糨糊、胶水、锤子和钉子，刘半农则负责展览会的统筹并布置展品。

刘半农还认真探索过摄影艺术理论。1928年、1929年，北京光社分别出版了《北京光社年鉴》第一、二集，收录了光社成员的摄影作品，这两本年鉴都由刘半农作序。在第一集年鉴序言中，刘半农阐明了光社性质是“非职业的摄影同志所结合的团体”，他说，非职业的摄影目的“只在于求得自己的快乐，我们只是利用剩余的精神，做一点可以回头安慰我们自己的精神的事。我们非但不把这种事当作职业，而且不敢借着这种事有所希求。”从中可以看出刘半农对摄影艺术的认真态度和钟爱之情。

在《光社年鉴·二集·序》中，刘半农批驳了好友钱玄同的“摄影不是艺术”“学习摄影是艺术上的低能儿”等论调，并阐述了摄影艺术的个性化和民族性等理论问题。刘半农写道：“我以为照相这东西，无论别人尊之为艺术也好，卑之为狗屁也好，我们既在玩着，总不该忘记了一个我，更不该忘记了我们是中国人……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与韵调，借着镜箱充分地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然后我

们的工作才不算白做。”这些话语充分体现了刘半农对于摄影艺术的真知灼见。

值得一提的是，在1927年10月，北京真光摄影社出版了刘半农设计封面的一本摄影理论专著，名字是《半农谈影》，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摄影艺术理论著作。刘半农把《半农谈影》这本书写得轻松活泼、雅俗共赏，既对当时的各种摄影思想观点作了评论，又认真探讨了摄影艺术的造型技巧、方法规律，不失为一本有学术价值的摄影艺术参考书。

刘半农认为，搞摄影是不能纸上谈兵的，因此，他在摄影艺术上很注重实践，但因当时他任教于北京大学，每天忙于教学和科研，没有多余的时间专门搞摄影，所以只能借外出旅行的机会拍上几张。

刘半农在摄影中取物选景是绝不马虎的，他每次拍摄一幅照片，常常是再三揣摩，并对每张照片都要煞费苦心地题写名称。刘半农曾经以诗人的独特敏感拍摄了一枝孤独的依依垂柳，又加上富有诗意的题款：“春风不管人间恨，又送青青到柳梢。”这就使得这幅摄影作品的画面显得生机勃勃，朋友们都称赞“半农的摄影作品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并非虚言。

1927年1月，当时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在北京的“长美轩”宴请画家陶元庆，刘半农作陪。宴后，刘半农带着相机到附近的公园中选取镜头，他见几枝融雪中的枯树微微摇曳，于是，他拍摄了一幅疏淡有致的《寒枝图》。

《半江帆影》



1928年大年初一的下午，来刘半农家拜年的亲友们告辞后，刘半农目睹桌上的杂物纷陈，果盘空空，花生壳、瓜子壳和果皮堆成了小山一样，几只茶杯旁的烟灰缸上，插着半截香烟，这时，刘半农立即按动相机的快门，拍摄了一张静中有动的照片，名为《客走之后》，这幅摄影作品构思新颖，技法自然，堪称佳作。

在《光社年鉴》中，保存着刘半农自己也颇为喜爱的他的摄影佳作，有《莫干山之云》《卖花姑娘》《泪珠中之光明》等，这些摄影作品题材不同、风格迥异，当时在光社影展上一露面，就引人注目，深得好评。当时天津著名摄影家、《北洋画报》主编冯武越曾前往北京观摩过光社举办的影展，他说：“全部作品，以刘半农者为特佳。”当时的《北京画报》还特地刊出“光社摄影专号”，发表了刘半农谈论的摄影艺术的文章，还刊登了刘半农的摄影佳作《归樵》和《捣衣》。

身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刘半农，能在繁忙紧张的教学活动中，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摄影艺术，并在摄影艺术的实践与理论上均有建树，为我国近代摄影艺术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实在是难能可贵。可惜，刘半农在1934年赴绥远、内蒙古一带考察方言民俗时，不幸染上回归热病，去世时不足44岁，真是英年早逝，令人痛悼不已。



扫描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徐静 美编:陈明丽

[短史记]

交河故城，大地上雕刻出来的城市